

《認知理論要點總集：開新慧眼》

作者：蔣悲桑佩格西

翻譯：廖本聖老師

講解：如性法師

日期：2017年12月8日—12月27日

地點：南印度

課程：第六講

今天早上我們討論到六種的認知。六種的認知是否會同時生起？它的近取因是同一條續流？還是六條不同的續流？

早上在分組研討時，我聽到有一組的同學在討論：「在同一個時間點，我們能否同時生起兩種的眼根知？」對於這個問題，先這麼說：「在同一個時間點，我們能否生起兩種的耳根知？」多數同學都是搖頭——在同一個時間點，我們沒有辦法同時生起兩種的耳根知。假設你在樓頂吃飯的時候，坐你旁邊的那一桌，有人在說你的壞話，他是坐在你的右手邊，這時你會不會豎起右邊的耳朵去聽他在說什麼？會。剛好同一時間，你左手邊也有人在說你壞話，你會不會豎起左邊的耳朵去聽他在說什麼？（學員：好慘啊！）很慘是不是？到處都有人說我的壞話。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這時我們是不是會同時生起兩種耳根知？在我們右手邊的人說的話跟在我們左手邊的人說的話，內容應該不一樣吧？他們兩個人不是串通好的吧？即便串通好，他們也很難同時發出一模一樣的聲音，所以我們「右邊的耳朵聽到的聲音」跟「左邊的耳朵聽到的聲音」，是相同的聲音還是不同的聲音？（學員：不同。）不同的聲音，這應該可以確定吧？這時我們右邊的耳朵有沒有生起一個耳根知？左邊的耳朵呢？有沒有生起一個耳根知？這是一個耳根知，還是兩個耳根知？我們應該右邊有一個耳根，左邊也有一個耳根吧？右邊的耳根在對境之後，透由想聽的心去推動它，右邊的耳朵這邊，應該會生起一個耳根知吧？生起耳根知的三緣都具備了：耳根也有了，而且耳根也對到境，它跟境接觸了，然後進一步我們生起了想要聽清楚的想法，在右邊的這個位置有一個耳根知；那左邊呢？是不是同樣也有？所以同一時間，同一個人能否同時生起兩種耳根知？應該可以吧？還是一個耳根知？

以眼根知為例，這是幾根手指？（學員：兩根。）兩根手指。當我們看到兩根手指頭的時候，我們是一個眼根知還是兩個眼根知？（學員：一個。）這樣呢？（學員：一個。）還是一個。這樣呢？（學員：一個。）對我來說是兩個啊！是吧？這樣是一個眼根知——緣著兩根手指頭的眼根知。這樣的話？（學員：一個。）一個眼根知啊？那請問：看到兩根手指頭的眼根知，它有沒有看到食指？（學員：有。）它有沒有看

到中指？（學員：有。）看到食指的時候，它是同時看到中指嗎？還是先看到食指再看到中指？（學員：同時。）同時看到。對我來說，並不是右邊的眼根知看到食指、左邊的眼根知看到中指；對你們而言也是如此，你們並不是右邊的眼根知看到我的食指、左邊的眼根知看到我的中指。所以這時我們說我們生起的是一個眼根知，而不是兩個眼根知，是不是這樣？

如果這樣呢？你們都有講義，拿起來試試看啊！你把講義放在鼻子的這個位置，這時你生起的是一個眼根知，還是兩個眼根知？（學員：一個、兩個。）先這麼說，當你把講義放在前方，你閉上左邊的眼睛看到的那個對境，跟閉上右邊的眼睛看到的對境，應該是不同的境吧？（學員：不一樣。）不一樣吧。這時你生起的是一個眼根知？還是兩個眼根知？（學員：兩個。）那如果把書拿下來呢？書拿下來，為什麼變成一個？不要有書也是這樣啊——右邊看到的，左邊不完全看得到；左邊看得到的，右邊不完全看得到，所以我們生起的到底是一個眼根知？還是兩個眼根知？有兩個眼睛是確定的，有兩個眼根也是確定的，所生起的眼根知是一個還是兩個？如果是一個，右邊的眼根知看到的跟左邊的眼根知看到的是不一樣的啊？還是你覺得一模一樣？明明就不一樣，除非你的眼睛有問題。就不一樣啊！是不是不一樣？這時候我們看到的場景，應該是這兩個眼根知中和起來的場景吧！所以這時候我們生起的是一個眼根知？還是兩個眼根知？左邊一個、右邊一個，最終是一個，是嗎？各位還是堅持己見！明明知道左邊看到的跟右邊看到的不一樣，但還是說一個。這怎麼會是一個？這是「一」還是「異」？「左邊的眼睛」跟「右邊的眼睛」是一還是異？（學員：異。）異。那「左邊的眼根所生起的眼根知」與「右邊的眼根所生起的眼根知」是一還是異？（學員：異。）異，所以眼根知是「異」，「異」是多數，所以是兩個，是不是這樣？所以我們現起的是兩個眼根知而不是一個眼根知，是這樣嗎？（學員：一個續流。）沒有，我們先不討論它的續流，因為都還沒有確定它是一個還是兩個，怎麼討論它的續流？我們現在討論的是：當我們在看東西的時候，是否能同時現起兩種的根知，而且這兩種根知是同性質的，而不是眼根知、耳根知、鼻根知，這些可以同時現起，我們今天早上已經確定了。但我們現在討論的是：我們能否同時生起兩個眼根知？如果不能的話，你怎麼解釋這個例子？你總要解釋一下，你不能一直說：「不能、不能、就

是不能！」又不是在唸咒，你要說出不能的理由，對不對？雖然聽起來怪怪的，但就是要讓你覺得怪，你才會去思考，是不是這樣？

（學員：眼睛像照相機。）眼睛像照相機啊？（學員：雙眼照相機。）所以我們的眼睛是雙眼照相機。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右邊的眼根知」跟「左邊的眼根知」看到的是不是同樣的境？平常在不加思索的情況下，我們會認為是同一個眼根知，但我們現在進一步地分析了，它們兩者看到的是不是同樣的境？如果你說「是」，這很勉強吧，因為你明明看到的東西就不一樣，你還說「是」，這已經違背了現量，這個還不是違背正理，這個已經違背了現量。除非你的左眼跟右眼看到的都是一模一樣，那我也就沒辦法了，的確看到的是不一樣的，是不是？為什麼不一樣？你把一隻眼睛閉起來的時候，你看到的境跟閉上另外一隻眼睛看到的境就不一樣啊！要說這兩隻眼睛看到的境一模一樣，我覺得那太勉強了。（學員：不同時間看到。）不同時間？我們是同時張開雙眼的，在正常的情況下，如果你不刻意去眨眼，應該都是同時動作吧？而不會是左右眼輪流眨，應該是同時動作吧！是不是？（學員：所以是一個。）不是啊！明明就是兩個。有兩個眼根，有兩種對境，然後生起兩種不同的認知，到最後卻說：「就是一個！」（學員：小鳥的比較明顯。）小鳥的比較明顯是不是？小鳥的一邊在左邊、一邊在右邊，我們的眼睛如果一邊在左側、一邊在右側的話，那是不是兩個眼根知？（學員：法師，我無法理解為什麼會有兩個眼根？）為什麼會有兩個眼根啊？（學員：對。有兩個眼球，不能就只有一個眼根嗎？）那眼根要住在哪一邊？早上住左邊、晚上住右邊，是嗎？（學員：兩個眼球就好像左邊的窗戶跟右邊的窗戶，眼根住在房子裡面。）所以它沒有辦法同時看到兩邊的窗戶，它要選擇性地看一邊的窗戶，是嗎？所以左邊有作用，右邊就沒作用？（學員：它可以站在屋子的中間往前看，然後從兩個窗戶一起看出去。）有兩個眼根有什麼問題？（學員：我會覺得那這樣子，舌根就會有很多個。）舌根啊？（學員：因為我們的舌頭，其實不同部位能夠嚐到的味道都是獨特的，我講不出來，但是我知道有這個理路。）是啊！（學員：就是舌尖只能嚐到某一個味道，那舌根就會根據能嚐到味道，就會有很多種舌根，雖然這樣子也可以講啦！但是就覺得更怪！）嚐到多種的味道一定要有兩個以上嗎？可不可以只有一個舌根，但是品嚐不同的味道？（學員：那可以有一個眼根看到不同的影

像嗎？）舌頭只有一個，但耳朵有兩個、眼睛有兩個、鼻孔有兩個；舌頭只有一個。舌頭也可以有兩個？（學員：可以分成舌尖跟舌根。）

所以又多一個可以思考的問題：在同一個時間，我們能否同時生起兩種眼根知？這應該算兩種眼根知吧？對吧？兩種眼根知。的確，當我們兩隻眼睛都聚焦在這兩根手指上時，通常的情況下，我們會說我們生起了「緣著兩根手指的眼根知」，這時我們是不是同時看到食指跟中指？但我們說「看到食指的眼根知」跟「看到中指的眼根知」，是兩個還是一個？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眼根知是「看到食指的眼根知」，也是「看到中指的眼根知」，對吧？那看到食指的眼根知與看到中指的眼根知，是一個還是兩個？這時我們已經進一步去分析了，也就是假設「看到兩根手指的眼根知是一」的話，在這個法上，我們進一步去分析，能不能分析出它不同的特徵？就比方說錄音筆，錄音筆是不是無常？是不是所作性？是不是自相？錄音筆是一，對吧？但在這一法之上，我們進一步去分析，它有剎那性的無常、它具有能生自果的作用，甚至它具備了各種的特色，這些特點彼此之間是相異的，對吧？所以一法也可以同時擁有各種不同的特色，那是因為我們進一步地用我們的心去分析它的結果。相同的，假使我們的眼根知在看到這兩根手指時，它是一個眼根知，但這樣的眼根知是不是也能分成看到食指的眼根知與看到中指的眼根知？可以細分成這兩種眼根知。但「細分成這兩種眼根知」跟「原本看到兩根手指的眼根知是一」這一點並沒有相違，因為我們是從它的整體去看，從整體而言，看到兩根手指的眼根知是一；但進一步去分析，它有各種不同的特色：它有看到食指的這一分，也有看到中指的這一分，是不是這樣？

如果你覺得眼根知不容易辨別，你可以從耳根知開始練習，兩個耳朵隔的距離比較遠嘛！這時或許有同學會說：「當我專注地想要聽我右手邊的人在講什麼的時候，我會聽不清楚左手邊的人在講什麼；當我想回過頭來聽他講的時候，右邊在講的話我又聽不清楚。」有沒有辦法同時聽清楚？比方我們動的念頭是：「我右邊的也想聽清楚、我左邊的也想聽清楚，我想要聽清楚他們在罵我什麼。」可不可以同時現起？（學員：經過練習。）有些同學說：「經過練習就可以了。」我覺得這個有可能。如果這

樣的可能是存在的，那是不是能同時現起兩種耳根知？而且重點是，即便我們只是想要專注地聽右邊的人在講什麼，這時候無法聚精會神地聽到左邊的人所說的話，但耳根知還是有作用，對吧？它並不是完全聽不到，只是聽不清楚，所以這時應該還是有耳根知吧？只是這樣的耳根知，它無法成為正量。那右邊的耳根知，如果右邊的人罵我們罵得特別兇，你會想要聽得很清楚，這時候可以成為正量；左邊的呢？或許不是正量，但它還是耳根知，對吧？所以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是：能否同時生起兩種不同的耳根知。

在這個地方，我會丟出各種問題讓你們去練習思考。在思考時，我們應該從各種角度去分析，從你自身的經驗，或是你跟別人討論的過程中，去聽聽看別人對這件事情有什麼不同的看法，增廣見聞。就像我們去年在介紹《攝類學》的時候，我們有提到：對初學者來說，找到標準答案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是讓你的心中，對於你從來沒有思考過的問題產生懷疑，這才重要。為什麼這一點重要？你的心中產生了懷疑，你對這個問題才會關注；你對這個問題產生關注之後，你就會想要去尋找答案，你最終找到的答案，那個才是標準答案，而不是別人告訴你的答案是標準答案。在你還沒想清楚前，其他人的答案僅供參考，你要自己思考。因此，不要覺得討論很麻煩。

的確，有些同學始終會有一種想法：「我只要把上課教的東西學會就好，討論很麻煩，你一言、我一語，根本沒有標準答案。」甚至有些同學會說：「我很怕聽到錯誤的答案，我怎麼知道誰說的是對的？」是不是？有些人在討論時，他的反應就是：「我怎麼知道誰說的是對的？」好像只有老師說的是對的，其他的人呢？他無法分析。但問題是，誰說老師說的就是對的？不一定啊！老師說的也是僅供參考。學法的人始終要抱持著「依法不依人」的精神。事情的真相為何，不是某一個人說的算；事情的真相為何，是看你有沒有正理、看你有沒有依據，而不是說：「老師說的就是對的，同學說的就是錯的。」更何況，如果因為怕討論錯而就不討論的話，這不就是因噎廢食嗎？因為怕噎到，而就不要吃飯，是不是這樣？不是！比方說打籃球的選手，「因為我怕投不進，所以我都不要投球。」你覺得這樣合理嗎？那乾脆都不要練習，是不

是？因為只要練習，就有投不進的可能性，即便他是神射手，都有投不進的可能性，一場比賽裡三分球的命中率再怎麼高，應該也不會高過百分之五十，這樣的機率微乎其微。難道有失手的情況，我們就要選擇不投籃嗎？這不合理！不要因為怕討論錯，或是怕說出自己的想法好像會被別人笑，就把自己封閉起來，沒有這個必要，我們都是凡夫，我們都在練習，所以不用怕討論。而且我發現跟你們討論還蠻有趣的，你們很難搞，其實這樣還蠻有趣的。尤其像這一類的問題，我覺得應該要多方面去思考，反覆地思考、分析，你分析得越深入，你所看到的真理就越高；你分析得越細膩，你所看到的真理就越明。你要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你才能夠看清楚真正的對境為何，而不是只是：「哦！我聽到一個觀念。」就打住，然後沒有進一步去思考它。

接著我們看到講義的第19頁，之前介紹的是意知與根知，接下來我們看到分別知與無分別知。在提到分別知的概念之前，很多學佛的人會將「不要起分別心」掛在嘴邊，他會說：「我們是佛弟子，我們不要起分別心。」是不是常聽到這一句話？佛弟子不應該分別嗎？佛弟子不應該分別是非善惡嗎？不是，應該分別！我們平常所謂「不要起分別心」的意思是什麼？不要想那麼多啊？是嗎？其實多數人在說這句話時，首先，他不見得了解這個詞是在說明什麼意思，但或許他心中想要表達的是：「我們都是一體的，我們不要刻意地區分你我，因為刻意地區分你我，你就會想要保護自己，進而排斥其他的人，所以如果你把自他看成是一體的，看成是同一個生命共同體，你就不容易去排斥別人。」或許有些人在用這個詞的時候，他的想法是如此；但我們在《心類學》裡所提到的「分別心」，或者之後我們要介紹的「分別知」，並不是這個意思。

以最淺顯易懂的方式來解釋，對我們而言，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的起心動念都可以稱為「分別知」。任何的起心動念，從早上起床，「我想要刷牙、洗臉、吃早餐」、「我想要做運動」、「我想要複習昨天的功課」，上課的時間到了，「我該去上課」、「我該專注地聽課」，這些念頭都是什麼？分別知。與分別知剛好相違的，我們說「無分別知」，也可以用「非分別知」，但藏文原文是用「無」這個字，所以中文在這個

地方也用「無分別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眼根知可以看到鬧鐘，看到鬧鐘之後，進一步地我們用意知去想它：我看到了一個鬧鐘、我的面前有一個鬧鐘、我的面前有一個白色的鬧鐘。眼根知是屬於什麼？無分別知；眼根知之後所生起的意知，剛才我們所說的那些念頭，它是什麼？分別知。

這兩種認知最大的差異是什麼？眼根知能夠直接看清楚境，而分別知無法直接看清楚對境。或許你會說：「怎麼會看不清楚？當我想著我的面前有一個鬧鐘時，我明明可以看得很清楚，怎麼會看不清楚？」但這時你把雙眼閉上，再去想同樣的一個念頭：「我的前面有一個鬧鐘。」這時候的想法跟張開眼睛的感覺就不一樣了，對吧？張開眼睛的時候，我們的分別知也有作用，但這時候的分別知，其實它也是看不清楚的，我們會自以為看得清楚，那是因為眼根知在作用。如果沒有眼根知的話，光靠我們的分別知在對境，它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我們說「眼根知是無分別知」，它能夠直接清楚地看到對境；而之後的「分別知」呢？它並沒有辦法直接看清楚對境。這是「無分別知」與「分別知」最大的差別。

「無分別知」可以清楚地看到對境，而且是直接清楚地看到對境；「分別知」並沒有這樣的能力，它在對境的時候，必須藉助境在心中顯現的相，才能了解對境，所以它必須要有一個助緣。無分別知需不需要這個助緣？不需要，縱使沒有這個助緣，它也能夠清楚地看到對境；但分別知就不同，如果沒有這個助緣、沒有這個影像，分別知無法了解對境。所以這是「無分別知」與「分別知」這兩者最大的差異。

以緣著鬧鐘的眼根知為例，當「鬧鐘」與「眼根」以及「想看到鬧鐘的心」這三者聚集的時候，眼根知自然能夠清楚地看到對境。平常在《中觀》的論著裡，它會提到：根、境、識。以我們現在的例子，「根」是指眼根，「境」是指鬧鐘，「識」是指想看的心，當根、境、識這三個條件聚合在一起時，自然就能產生「眼根知」，而且眼根知能夠清楚地看到鬧鐘這個對境。當根、境、識這三者聚集在一起之後，即便

沒有境的影像在心中現起，眼根知也能了解對境；但分別知不一樣，如果境的影像沒有在心中現起，分別知沒有辦法對境。所以這是「無分別知」與「分別知」最大的差異。

接著，既然分別知在趨入境的時候，需要藉助境在心中所現起的影像，才有辦法趨入境的話，這時我們說境在心中顯現的相可以分為兩種：一種稱為「義總」，另外一種稱為「聲總」，也可以稱為「義共相」與「聲共相」。這個部分我們在哪裡提過？我們在介紹「總別」的時候，是不是有提過這個概念？不過我們在這個地方，就將這個部分再講得更清楚一點。

「聲總」與「義總」這兩者有什麼不同？我們舉一個例子：今年我們甘丹東頂佛學院換了新一任的住持，住持的名字叫做「蔣秋桑給」，各位都有聽到吧？住持的名字叫做什麼？（學員：蔣秋桑給。）蔣秋桑給。這時你心中是不是動了一個念頭？這個念頭是「根知」還是「意知」？（學員：意知。）意知。它是不是分別知？（學員：是。）是。在分別知上現起了一個影像，這個影像是「聲共相」。為什麼是聲共相？你動了一個念頭：「甘丹東頂佛學院新任的住持叫做蔣秋桑給。」但問你：「哪一個人是蔣秋桑給？」你根本指不出來、你不知道，所以你只了解他的名，你不了解他的義；簡單來說，你只知道他的名稱，你不了解他的內涵，所以當我們聽到有人告訴我們「甘丹東頂佛學院新任的住持叫做蔣秋桑給」時，透由這段描述，我們的心中是不是能夠生起「分別知」？這樣的「分別知」所現起的影像叫做什麼？（學員：聲共相。）聲共相，或稱為「聲總」。

另外一種情況，如果你已經看到了新任的住持，你去參加他的升座典禮，你看到了新任的住持緩緩地坐上了法座，但你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這時候在你心中是不是也會現起一個影像，這個影像是什麼？這個影像是他的「義總」、是他的「義共相」。但此時人家問你：「新任的住持叫什麼名字？」你會說：「我不知道。」對不對？但

你有沒有去參加新任住持的升座典禮？這個時候的答案是肯定的，你會說「有」，所以「義總」會在我們心中顯現，但不見得會現起「聲總」。那有沒有一種情況是「義總」與「聲總」這兩者會混合在一起的？你已經看到了甘丹東頂新任的住持，而且有人告訴你，新任的住持就叫做蔣秋桑給，這時候在我們心中所現起的分別知，它是不是同時現起境的聲總，也現起境的義總，是不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講義的第19頁，最上面：**分別知的定義、同義詞與實例**。首先，**分別知的定義**：「容許混合執取聲總及義總二者的耽著知」，就是「分別知」的定義。我個人認為這樣的描述不是很容易理解，換另外一種描述方式：經由混合聲總或義總而執境的耽著知。不知道這樣的描述會不會更清楚些？也就是如果有一個念頭，它是「分別知」的話，它必須是經由混合聲總或義總而執著境的耽著知。為什麼要加上「或」這個字，也就是並不是所有的「分別知」都需要經由「聲總」，或是都需要經由「義總」才能夠執境，它只要經由聲總或是義總其中一者，它就能夠執著境，這樣的耽著知我們稱它為分別知。

首先，我們先解釋一下什麼為「耽著知」。所謂的「耽著」，舉例來說，當我們心中動了一個念頭：我的面前有一個鬧鐘，或是我看到了一個鬧鐘、鬧鐘的顏色是白色、它的形狀是長方形，這樣的起心動念都是「耽著知」。這是什麼、那是什麼；這裡有什麼、沒有什麼；因為這樣、所以那樣，這樣的起心動念都是「耽著知」。所以分別知都是「耽著知」。接著，經由混合聲總或義總而執境的耽著知，加上「或」這個字就跟原文翻譯「容許」的意思是一樣的，也就是分別知不見得要生起「聲總」以及「義總」這兩種影像。不是所有的分別知都能同時現起境的聲總與義總，它只要生起其中一者，就能成為「分別知」；當然，生起兩者的也是「分別知」。這樣可以理解嗎？所以從我們剛才所舉的那個例子，你可以去思考所謂的「經由混合聲總或義總而執境的耽著知」，它的意思是什麼。

接著，**無分別知的定義**，在原文當中：「**已離『容許混合執取聲總及義總二者』的明知**」，就是「**無分別知**」的定義。如果你覺得用我們剛才所翻譯的那段文，比較容易理解的話，就在那段文的前面加上「已離」，「已離『經由混合聲總或義總二者』的明知」；也就是它的狀態不需要經由聲總或義總的顯現，它就能夠直接了解對境的明知。「已離『經由混合聲總或義總二者』的明知」，就是「無分別知」的定義。

接著，在這個部分，我們介紹一下認知會有四種境：一、顯現境。二、所取境。三、趨入境。四、耽著境。首先，在四種境當中，有耽著境的認知一定是分別知，除此之外，分別知以外的認知都不會有耽著境。所以在介紹分別知的時候，它的定義裡面就有特別強調「耽著知」這三個字。

以「執著鬧鐘的分別知」為例，我們說這樣的分別知有四個境，其中「顯現境」與「所取境」兩者同義，「趨入境」與「耽著境」同義。所以，雖然有四種的境，但是可以將它簡化為兩種：第一種，「顯現境」；第二種，「趨入境」。以執著鬧鐘的分別知為例，它的顯現境是什麼？它的顯現境是在分別知上所顯現的影像，這個影像有可能是境的聲總，也有可能是境的義總。簡單來說，分別知的顯現境，是指在分別知上所顯現的影像，現起這個影像之後，分別知真正趨入的境是什麼？它要趨入的是鬧鐘，因為當我們在想的時候，我們想的是鬧鐘而不是鬧鐘的影像，這從我們自己的經驗，就可以判斷得出來。當我们在想「我的面前有一個鬧鐘」時，如果我們想的對境是以鬧鐘為主，這時我們的分別知要趨入的境就是鬧鐘，但分別知要趨入鬧鐘這個對境時，它必須藉助鬧鐘在心中所現起的影像才有辦法趨入，所以我們說鬧鐘在心中現起的影像是它的顯現境；實際趨入的呢？是鬧鐘。所以，以「顯現境」跟「趨入境」來作區分的話，我們說鬧鐘是「趨入境」，但不是「顯現境」；鬧鐘在心中現起的影像是「顯現境」，但不是「趨入境」。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要先了解的是：認知的境可以分為四種——顯現境、所取境、趨入境、耽著境；有耽著境的認知一定是分別知，這是第一點。

以「分別知」為例，分別知的顯現境跟所取境這兩者同義，趨入境跟耽著境這兩者同義，所以四種的境可以簡化成兩種：「顯現境」與「趨入境」。在分別知上會顯現出境的影像，這是它的「顯現境」，實際趨入的呢？是境本身，所以是透由境的影像而趨入境。以執著鬧鐘的分別知而言，鬧鐘在心中現起的影像是它的顯現境，透由這個顯現境心中生起了鬧鐘的這種想法，所以鬧鐘是它的趨入境。

在這個地方我們介紹「分別知」與「無分別知」這兩種認知。分別知當中又可以簡單地分為兩種：一種是「藉由境的聲總而現起的認知」，另外一種是「藉由境的義總而現起的認知」，所以分別知可以分為這兩大類。如果你要將它分成三類也是可以，第三類就是「經由境的聲總與義總而現起的認知」。所以如果將它描述得更仔細一點，分別知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類，「僅經由境的聲總所現起的分別知」；第二類，「僅經由境的義總所現起的分別知」；第三類，「同時經由境的聲總與義總所現起的分別知」，這個從我們剛才所舉的例子當中，應該可以分辨得出來吧。

分別知的另外一種分類：「符合事實的分別知」與「不符合事實的分別知」，或者是「正確的分別知」與「不正確的分別知」。這兩者之間要怎麼區分呢？是從它的趨入境來區分：如果分別知的趨入境是存在的，我們說它是符合事實的分別知、正確的分別知。舉例來說，執著兔子頭上有耳朵的分別知，它的趨入境是什麼？兔子頭上的耳朵是它的趨入境，這樣的境是存在的還是不存在的？有人說：「不存在。」兔子頭上沒耳朵啊？我們平常都講兔角，所以問兔子頭上有沒有耳朵的時候，竟然也搖頭說沒耳朵。兔子的頭上有耳朵。執著兔子頭上有耳朵的分別知，它的趨入境是什麼？兔子頭上的耳朵。這個境是不是存在的？它是不是符合事實的？是。所以我們說它是符合事實的分別知。

相反的，如果是執著兔角的分別知呢？不符合事實的分別知。為什麼不符合事實？因為它的趨入境不存在。為什麼它的趨入境不存在？因為執著兔角的分別知趨入的是

什麼境？兔角。兔角不存在，兔角的存在不符合事實，所以我們說執著兔角的分別知是什麼？不符合事實的分別知，或說它是錯誤的分別知。所以，分別知可以簡單分為這兩類：「正確的」與「錯誤的」，或是用標準一點的術語來說，「符合事實的」與「不符合事實的」，這兩者是從什麼境來區分？（學員：趨入境。）從趨入境來區分。

如果從顯現境來區分呢？這兩者是不是都有顯現境？當我們執著兔子頭上有耳朵時，需不需要有一個顯現境？對境的影像是不是會在心中現起？所以執著兔子頭上有耳朵的分別知有顯現境。執著兔角的分別知呢？它是不是也有顯現境？也有。它顯現的是什麼？兔角的影像。兔角雖然不存在，但兔角在心中所現起的影像是存在的。這樣可以理解嗎？兔角不存在，但兔角在分別知上所現起的影像是存在的。這個影像是無常還是常？常法，它可以稱為義總。所以，兔角不存在，但兔角在心中現起的影像是存在的。所以，不論是執著兔角的分別知也好，或是執著兔耳的分別知也好，這兩種分別知都有顯現境，但這兩種分別知是不是都有趨入境呢？不是。執著兔耳的分別知有趨入境，執著兔角的分別知呢？沒有趨入境。有趨入境的稱為「符合事實的分別知」；沒有趨入境的呢？「不符合事實的分別知」。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要區分的是「分別知」與「無分別知」。無分別知不需要藉由心中現起的影像，它就能夠直接清楚地看到對境，稱為「無分別知」；分別知呢？它必須藉由心中現起的某種影像，才能趨入對境，這稱為「分別知」。心中所現起的影像可以分為兩種：「聲總」與「義總」。有些分別知是只現起聲總，有些分別知是只現起義總，有些分別知是現起聲總與義總的混合影像，所以「分別知」可以分為三大類。「無分別知」呢？是根本不需要藉助影像，就能直接了解境。

另外一種分類，我們說分別知又可以分為「有趨入境的分別知」與「沒有趨入境的分別知」。有趨入境的分別知稱為什麼？「與事實相符」，或是「符合事實的分別知」。沒有趨入境的分別知呢？「不符合事實的分別知」。但這兩種分別知都有什麼

境？都有顯現境。所以只要是分別知都有什麼境？都有顯現境。為什麼都有顯現境？因為只要是分別知，都必須藉由境在心中現起的影像，才有辦法趨入境，所以這樣的影像就是它的顯現境。不論它趨入的境是存在還是不存在，只要這個境的影像在心中現起，那個影像就是什麼？顯現境，而且那個影像就是存在的。所以只要是分別知都有顯現境；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分別知都有趨入境呢？並不是。它的趨入境存在與否是怎麼看？它的趨入境存在與否，是指「既是它的趨入境、又是一個存在東西」，我們說它的趨入境是存在的；如果它趨入境的例子都是不存在的，這時我們會說它的趨入境不存在。

如果這麼說的話，執著兔角的分別知有沒有趨入兔子？首先，我們這麼說好了，在還沒有生起執著兔角的分別知之前，有沒有看到兔角的眼根知？應該是眼根知先看到，分別知才有作用，是不是這樣？所以眼根知是不是有看到兔角？還是說眼根知沒有看到兔角，只有看到兔耳？還是說眼根知也有可能看到兔角？以執著有兔角的人而言，你問他：「你有沒有看到兔角？」他會說什麼？「我有看到兔角。」那所謂的「我有看到兔角」，是不是他的眼根知看到了兔角？還是說眼根知只有看到兔耳，但分別知會意錯了？它把眼根知傳給它的訊息誤讀了、誤解了，把它解讀為：「哦，它是在告訴我，我面前那個動物的頭上有角。」是哪一種情況？先這麼說，有沒有錯誤的眼根知？不符合事實的眼根知，有沒有？應該也有。有不符合事實的眼根知，比方看到藍色雪山的眼根知、把一個月亮看成兩個月亮的眼根知，以此類推，有沒有可能出現看到兔角的眼根知？應該也有可能，對吧？

看到兔角的眼根知有沒有看到兔子？假設這隻是兔子，這是牠的耳朵，看到兔角的眼根知有沒有看到兔子？（學員：有。）有嗎？（學員：有。）畢竟你們是初學者，很容易就掉入陷阱。如果看到兔角的眼根知有看到兔子，請問在這之後所現起的分別知——執著有兔角的分別知，它會不會趨入兔子？如果會趨入兔子，兔子是不是那一種分別知的趨入境？如果是的話，難道執著兔角的分別知有趨入境嗎？在絕大部分的《心類學》或是《量學》的著作裡面，都說這一類的分別知是沒有趨入境的。所謂的

「它沒有趨入境」是指什麼？它的趨入境跟「有」是沒有交集的——沒有一個存在的東西會成為這一類分別知的趨入境。這就表示什麼？這就表示兔子應該不是執著有兔角的分別知的趨入境。但問題是，你去問那個執著有兔角的人，你問他：「你有沒有看到兔子？」他會怎麼說？他會說：「我有看到兔子啊！」對吧？他不會說：「我有看到兔角，但是沒有看到兔子。」是不是？這就像「我有看到人頭，但是沒看到人」，我們平常不會這樣說。假設有人戴了一頂帽子，有兔子的耳朵的帽子，我們看到他的帽子，應該就有看到他的臉，是不是這樣？而且是遠距離地，不是近距離地，遠距離地去看，應該會同時看到有兔耳形狀的那頂帽子跟那個人的臉。所以，你覺得怎麼分析比較合理？他到底有沒有看到兔子？還是你覺得補特伽羅有看到兔子，但他心續中的分別知沒有趨入兔子？因為你問的對象，是問一個補特伽羅、是問一個人，你問他說：「你有沒有看到兔子？」他會說：「有。」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兔子是不是這一個人的趨入境？他會說：「我有看到兔子。」所以兔子是不是他的趨入境？是。兔子是不是他心續當中執著有兔角的分別知的趨入境？這時候我們會說：「不是。」那請問兔子是那一個人的趨入境，是他的心續當中什麼心的趨入境？這時候他只有兩種心：一種是眼根知，另外一種是分別知。是眼根知的趨入境？還是分別知的趨入境？還是以上皆非？眼根知啊？所以眼根知可以看到兔子，是不是？眼根知在看到兔角時可以看到兔子；分別知呢？在執著兔角時看不到兔子。是這樣嗎？

照理來說，我們的眼根知沒有分辨的能力，分別知才有分辨的能力。但眼根知的優勢在哪裡？它能夠清楚地看到對境；分別知雖然有分辨的能力，但它沒有辦法那麼清楚地看到境，因為它必須藉助心中現起的某個影像才能看到境，所以它看到的境跟眼根知比起來是模糊不清的。我們說眼根知可以看到境，分別知如果要用「看」這個字，分別知也能夠看到境，但眼根知看到的境比較清楚，分別知看到的境比較模糊。但分別知的優勢是在看到境之後，它有分辨的能力，它能夠分析；眼根知沒有分析的能力，它的工作就是負責把它看到的訊息傳給分別知，至於要怎麼分析，那是分別知的事情。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要思考的是：「執著兔角的分別知」有沒有趨入境？它沒有趨入境，它是不符合事實的分別知。但是它有什麼境？（學員：顯現境。）它有顯現境。

我們作一個總結：只要是分別知都有顯現境，只要是分別知都有所取境；顯現境與所取境同義，所以只要是分別知都有顯現境、都有所取境。是不是所有的分別知都有趨入境呢？並不是。只有「符合事實的分別知」才有趨入境，「不符合事實的分別知」沒有趨入境。以此類推，既然趨入境與耽著境是同義的，只有「符合事實的分別知」才有耽著境，「不符合事實的分別知」沒有耽著境。先把分別知的四種境搞清楚，不然之後再把其他的認知全部都加進來，你就會覺得很混亂。分別知的四種境，你可以將它簡化成兩種：「顯現境」與「趨入境」，只要是分別知都有顯現境，但是必須是符合事實的分別知才有趨入境。這樣可以嗎？到目前為止我們上了意知、根知、分別知、無分別知。

接著，我們要上的是「錯亂知」與「不錯亂知」，最後我們上「量」與「非量知」。上完「量」與「非量知」之後，我們再看到前面的七種分類，從「現量」、「比量」開始，量可以分為這兩種。我們今年就用這樣的順序來上《心類學》。

好，我們今天的課就上到這個地方。